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七七

十三峯書屋全集九卷（文稿一卷詩集二卷書札四卷批牘二卷）李榕撰 一

遲鴻軒集十二卷（詩棄四卷詩補遺一卷文棄二卷文補遺一卷詩續一卷

文續一卷自訂年譜一卷年譜續一卷）楊峴撰 二二九

疏蘭僊館詩集四卷疏蘭僊館詩續集六卷疏蘭僊館詩再續集四卷 朱錫綏撰 三三九

小桃李園文鈔四卷 李霖撰 四二一

小桃李園詩鈔二十卷 李霖撰 四五一

寸草心齋古今體詩鈔二卷 段承實撰 五五五

茶夢盦劫後詩稿十二卷茶夢盦詞稿二卷 高望曾撰 五七九

馬徵君遺集六卷首一卷 馬三俊撰 六八五

李申夫先生

全集

長洲顧復初署首



劍州李申夫先生罷職里居嘗主江油書院德鈞守龍安立匡
山學舍復延先生主講前後十有餘載己丑先生歸道山德鈞
哀其遺文而刊之都九卷先生出處始末略見集中不具述也
光緒壬辰五月湘鄉蔣德鈞謹序

序

清代詩文集彙編

十三峯書屋全集錄目

文稿一卷

詩集二卷

書札四卷

批牘二卷

十三峯書屋全集錄目

十三峯書屋
文稿一卷

光緒庚寅刻

於龍安書院

十三峯書屋文稿目錄

自流井記

遊泰山記

梓潼守城記

杭州新開北橫河記

重建東陽忠清書院記代應敏齋作

重建江油登龍書院記

重建劍州考舍記

劍州下寺場陝西館記

劍州下寺場江神廟記

十三峯書屋文稿目錄

代曾侍郎請罷園練疏

杭州忠義錄序

杭州常平倉序

國朝春曹題名序

送郭太守之揚州序

富順朱眉君生日徵詩序

謝忠愍公死事狀

特賞貽贈中議大夫曾祖王父李府君始遷何馬溝事狀

從雲族兄墓表

貽封太宜人晉贈太夫人方太夫人墓表

外姑邵孺人梧州陷賊事略

劉存厚傳

淡太僕傳

譚烈婦傳

孫太恭人家傳

海深上人傳

杭州海潮寺碑

適園解

擬張湯効鼠文

問漢學宋學異同得失

十三峯書屋文稿目錄

老子管子荀卿韓非治術不同論

十三峯書屋文稿目錄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劍州李榕

自流井記

富順縣西北九十里有鹽井五曰太源井曰詹井曰王井曰徐井曰富義井一曰自流井舊傳榮溪西岸有鹹水湧出如滇南之黑白鹽井後爲巖石崩壓水頓涸土人因沿其地鑿井焉井分五檔曰桐梓檔曰龍檔曰新檔曰長發檔曰邱檔鹽稅隸於官冊今部院儲文書之所謂之檔此自流井鹽檔之權輿也

凡鑿井之法必相其地之宜屋凡附於井之屋有六主銀錢者曰櫃房覆井者曰碓房以牛車推鹹水者曰車房曰牛房儲鹹水者曰桶房燒鹽者曰竈房六房備然後可適井之用

鹽廠之管事有四規畫形勢督工匠以鑿井者爲井之管事綜核水火計成數以燒鹽者爲竈之管事安置竹筩由近及遠以達鹹水者爲筩之管事儲鹽運鹽行水陸以權交易者爲號之管事井竈筩號四管事業鹽之重任也

凡計議官私廠務者謂之檔首商酌買賣鹽價與時爲低昂者謂之經紀驅使雜傭接待賓客者謂之外場鑿井者謂之山匠燒鹽者謂之鹽匠安火範置火圈者謂之竈頭竈頭世其業不習他藝

凡鑿井坎地徑三尺圍九尺初下斲石爲臼穴其底積臼以相衡深可十丈再下合木爲柱劄其中積柱以相衡深可三十丈所以隔白水也鑿時置機板於井口縛竹篾以綴鐵銼十餘人更番踏之其狀如春故覆井者謂之碓房石臼以下用大銼曰魚尾銼長丈二尺重二百斤木柱以下用小銼曰銀錠銼長九尺重百斤凡鑿及百丈以下者銼力愈重不敢用大銼懼竹篾斷也

鑿井日可尺餘或七八寸或四五寸或數日不及寸鑿及鹹水謂之見功常程可四五年或十餘年有數十年更數姓而見功者若深及三百丈而鹹水不旺謂之棄井

凡鑿井須審地中之巖井銼初下爲紅巖次瓦灰巖次黃薑巖見油次草白巖次黃沙巖見草皮火次青沙巖次白沙巖見黃水次煤炭巖次麻繩巖次黑煙巖次綠豆巖見黑水紅巖者紅石土也瓦灰黃薑麻繩綠豆象其形色也炭巖之炭可然火煙巖之煙如細麪凡井諸巖不備見惟黃薑綠豆必有之間有遇綿巖者鑿最難綿巖一丈可鑿一年

井及七八十丈而得鹹者爲草皮水量水一椀可燒鹽四五錢積二百八十椀爲一擔可值銀五六分井及百二三十丈而得鹹者爲黃水椀燒鹽一兩零擔值銀一錢零井及二百六七十丈而得鹹者爲黑水椀燒鹽二兩零擔值銀三錢零椀與擔有大小水有鹹滯率以三等爲差其值視鹹之輕重而增減之

草皮水者鹹之輕者也井至二百六七十丈而鹹極草皮火者
火之弱者也井至二百六七十丈而火旺凡火井見功時氣隆
隆然自井底出視之如釜蒸聞之如鹵臭潤之如冰冷非火也
氣也以陽火引之則然氣大者經風雨不滅氣小者水溺之土
掩之則滅滅則仍爲氣矣故以竹木筭之其器不傷以豬牛脬
閉盛之日以酒噀其脬可經月餘引鍼刺孔氣自脬出引以火
可然數刻氣盡則熄如硝礦之玩器焉

火井之發也覆以木盆其盆高一丈徑一丈圍三丈上銳而下
豐以束其氣盆上環置竹筭引其氣以達於鹽竈盆中央仍開
一孔徑三寸環以石圈附以土圍結爲井口井有水筒取之如
火井之發也

故也火以鍋口計火一口年可租四十餘金極旺者可燒五六
七百口以次減至數十口數口火筭遠者可至百餘丈以次減
至數十丈數丈凡筭水利下引筭火利上引
井之精液爲油凡四色米湯油色白綠豆油色青梔子油色黃
墨漆油色黑青黃黑三者氣熏人如硫磺白者氣較輕光較明
曬牛馬糞爲乾餅以此油浸之浮水不熄又能療癬癩價昂時
一斤可值八十錢

火之極旺者曰海順井可燒鍋七百餘口水火油三者並出曰
磨子井水油二種經二三年而涸火可燒鍋四百餘口經二十
餘年猶旺也德成井火鹵氣熏人至死可燒鍋五百餘口水自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三

井口噴出高可三四丈晝夜可積千餘擔然經年水火並涸矣
雙福井水亦晝夜噴千餘擔經年不噴牛車推之尚可百餘擔
如海井水鹵氣亦熏人至死凡被水火氣熏者以大扇招涼風

扇之立蘇飛鳥觸之墜地拾掌中吹之卽飛去此皆井之變也
水火之筭皆以竹火筭有用木者筭外纏竹篾篾外纏麻油灰
滲之外不浸雨水內不遭涓滴高者登山低者入地鉤連支柱
雖長虹之飲澗秋蛇之赴壑不能狀也小溪之井無火置筭通
鹹水經十餘里至榮溪西岸覆以石槽伏行溪水中達東岸以
就龍新兩檔之火兩岸各高二十餘丈綿亘衝射是爲奇觀
凡已未成之井均不能無病有病必停工謂之掛井因其病而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四

治之如落大銼者用埽鏈落小銼者用偏肩落筒者用木龍落
索者用穿魚刀落箋者用獨腳棒其器之機巧不能名狀有時
神明變通並不能拘成法也又有走巖流沙冒白諸病走巖者
以油灰補之流沙冒白當俟沙盡水乾否則不能治矣
井之衰旺以地氣論視乎年之久暫以人事論係乎運之否泰
有鑿二百餘丈不見功更他姓而成者有極旺之水火易一人
而衰者鑿井之工費淺井以千計深井以萬計有費至三四萬
而不見功者亦危矣哉康雍之際以井計課井老子枯商竈困
於追比乾隆末年鹽道林儒履勘斯地請以新井補舊井之課
仍定鹽鍋爲五百零八口半井人至今廟祀焉

陰火潛然見於炎漢魏晉唐宋以來未之考也

國朝道光初

年見微火時燒鹽者率以柴炭引井火者十之一耳至咸豐七年而盛至同治初年而大盛粵賊之亂川鹽分行鄂省之安陸荊州襄陽鄖陽宜昌荆門湘省之澧州鹽利視前益暢軍儲之需藉補苴矣

蜀中數邑產鹽惟火井燒鹽之法最精澄水下漿提渣去鹹花鹽經晝夜而成雪白勻淨其味鮮美巴鹽經兩晝夜而成融結爲餅有似鍋底之飯焦巴當是痴字之訛音色不甚白味則勝於花鹽黔邊乏鹽之地以繩繫巴入湯水攬之略得鹹味仍挈巴起其珍貴如此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五

擔水之夫約有萬其力最强擔可三百斤往復運送日值可得千錢鹽船之夫其數倍於擔水夫擔鹽之夫又倍之其值稍殺鹽匠山匠竈頭操此三藝者約有萬其值益昂積巨金以業鹽者數百家爲金工爲木工爲石工爲雜工者數百家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數千家合得三四十萬人鑿井之工歲停除日元日燒鹽之工歲不停日蓋天下之至勞苦者也

遊泰山記

同治乙丑夏四月予在大學士曾侯幕府以兵事至兗州山東撫院閻公治兵於此事旣畢因請爲泰山之遊閻公予故人也以二弁前驅六月九日至泰安縣縣令款予於旅舍雨大作乃取縣志披覽至四鼓旣曙雨不止移岱廟道院中張道士導予拜嶽神殿前列太湖石九空洞滑澤各有形肖東偏爲炳靈宮二枯柏相傳漢時物殿西偏爲環詠亭一槐中空可容兩人坐枝葉猶繁曰唐槐也外殿東西墀對立宣和祥符兩大碑不可仰讀其西碑有無字碑體圓隱約見雕鏤紋頗似華表道院西牆嵌李斯篆刻石焦爛字畫如僵蟲下有短碣考石之出沒轉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六

徒甚悉至夕陰雲布濩傍徨不自得夜頻起仰天申戒僕從天明雨霽躍起呼飯有頃山輜來兩短木夾缺足椅帷蓋之屬略具承肩者以皮荷而直趨行數十武及坡前者忽趨向左與後者列其形衡其步春轉右亦如之以故厯高下轎中人不爲俯仰翩翩冉冉予顧從者皆大笑出城北厯岱宗坊一天門萬仙橋盤道紓徐行六七里聞水聲至斗母宮女道士留一茶遂過高老橋觀水簾洞溪中巨石層累上如頸下如項水盛則頸溜及於胸而項乾縮有若簾之蔽戶者故無洞也又進爲迴馬嶺爲壺天閣自高老橋至此道傍柏排立兩山益狹柏益密是謂壺天又上爲二天門有伏虎閣循閣而下得平道轎夫矯首湯

揚爲快活三稍進大溪橫道絕壁瀑布落天半木橋跨焉度橋登百餘級爲御帳坪宋真宗駐蹕處地可數畝有松爲五大夫乃後人補植者又上爲朝陽洞爲對松山萬松翼然出巖壑又上爲龍門坊爲昇仙坊道皆梯立進至十八盤望南天門在青冥中盤或三四十級或六七十級級可容足盡一盤其容一步轎夫汗流氣促苦不得停趾每盤盡處伸頸爲左右肩皮則大動轎中人坐鞶韁上予乃大恐十八盤既盡後有譁皮斷者從弁某也幸其斷時乃在盤脫在級顛山下矣入南天門里許爲孔子崖爲碧霞宮爲東嶽廟廟後有唐開元磨崖碑爲青帝宮極處爲玉皇頂爲日觀玉皇殿外又有無字碑體方或以爲漢碑或以爲秦立石云子鼓氣徒步縱橫二三里一覩而過入嶽廟寒甚著兩棉衣舉酒盡一壺引衾而卧移時而起呼道士出廟外憑石而望夕陽在高嶺雷聲大震道士曰伏虎閣雲起矣泰山雲自東而西必大雨無何東雲與西雲合電光四徹道士曰雨在萊蕪也長虹東見雲滃於南徂徠其雨西雲卻於風而東矣汶上雨不甚泰安城郭猶日光也道士旁注轉盼從者相與問答予曰快哉吾今得出雲之背而見雨之腦也引眺畢時已昏黑入戶雷電風雨交作屋瓦動搖燈火明滅悄然寢傳不能爲懷子曩者四至燕臺走秦棧過華陰渡河踰太行數數犯寒暑中間浮沅湘出嶺表東至海上南遊衡山泝江漢獨瞿塘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七

碑或以爲秦立石云子鼓氣徒步縱橫二三里一覩而過入嶽廟寒甚著兩棉衣舉酒盡一壺引衾而卧移時而起呼道士出廟外憑石而望夕陽在高嶺雷聲大震道士曰伏虎閣雲起矣泰山雲自東而西必大雨無何東雲與西雲合電光四徹道士曰雨在萊蕪也長虹東見雲滃於南徂徠其雨西雲卻於風而東矣汶上雨不甚泰安城郭猶日光也道士旁注轉盼從者相與問答予曰快哉吾今得出雲之背而見雨之腦也引眺畢時已昏黑入戶雷電風雨交作屋瓦動搖燈火明滅悄然寢傳不能爲懷子曩者四至燕臺走秦棧過華陰渡河踰太行數數犯寒暑中間浮沅湘出嶺表東至海上南遊衡山泝江漢獨瞿塘

瀟灑預之險閱時未幾忽不知其故處邇來用兵江皖在行間七年張幄則勞投戈則暇予家劍門山中人也皇皇奔走何爲也哉世謂秦皇漢武好封禪常登此山傅會妄誕沒世不悟以爲大愚余謂秦皇漢武豪傑耳當其經營海內慨然滿目跼乎其不得逞一旦芟鋤六合風雲在握巍然居天下之上躊躇四顧厚謀其身遠及子孫張皇未已死期將至豪傑欲大氣橫思所以不死宜莫如求神仙久之神仙不可得死不可免姑爲是東狩西巡徧歷名山大川以快放恣之胸而寫無聊之意豈惟二君漢之子房唐之鄒侯皆求神仙者也儒者高兩人之名以爲有託託神仙可以避禍也其亦可以行樂也右軍風流子弟灑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八

然自喜蘭亭之會感念陳迹至抱古今生死之痛羊叔子之屯襄陽也輕裘緩帶從容鈴閣之下軍民不擾敵人不猜亦云行其志矣登峴山顧僚吏泣然以悲祝之魂魄此何爲也哉次日緣丈人峰過後石塢松巖幽邃爲天空山爲黃花洞洞有泉冷冷旁結茅屋數間爲僧寺齋廚僧居山下春時香火盛來住數月餘時則傭人守之春多桃李花夏多藥苗絕妙讀書處也還至嶽廟下南天門轎夫頭昂起足如落帆上垂而下疊如振桔槔一板一踏目不注心不存翹足而投之無不如意踰刻至御帳坪出轎解棉衣下至斗母宮袒胸赤足與張道士對飲談昔年南嶽之遊淋漓至醉更過王母池看羣兒浴溪水中撲跌爲

戲相與嬉笑而歸是遊從者七人張道士文齋陳生序瓏游擊

曹再興爲子軍中掌馬者其四人黃何二卒撫院二弁忘其姓
名六月十七日記

梓潼守城記

咸豐辛酉三月二十八日滇賊藍大順圍縣州梓潼聞警治城
濠二十九日賊破魏城驛驛丞呂豫江把總楊某死之四月初
一日賊至梓潼石榴壘距城二十里殺數人燒屋而去初九日
陷安縣知縣張香海死之十一日陷彭明縣十二日陷江油縣
知縣李東死之自縣州圍後三縣連陷土匪四起鄉團或倚勢
官長報復仇殺遠近騷然十五日賊黨入梓潼城買馬已革武
生陳大紀之子掌娃導賊入城以買馬爲名招致縣中無賴往
返賊巢署縣令桂林趙之璧甫到任月餘年七十矣諭團民勿
得詰問十九日賊百餘人至梓潼城外取鐵匠鑪鍾雜器自是
賊往來城中揚言留梓潼爲買賣之區不加侵犯五月十五日
賊遣縣中牛屠陳少秀之子八式入縣署索馬二十四刀百把
官辭以貧不能給賞錢二千遣去十七日雙峰寺團首楊春義
執陳少秀父子於石牛鋪斬之六月初十日城團會議於城隍
廟推候選教職郝達爲首歲貢生呂函鍾廩生黃明剗陳肇胡
附生魏煥然謝錫章監生周發祥李生源余大順從九趙曰慧
附之查拏奸細賊黨相率遁去十一日調東北鄉團駐北大路
酒店埶薛家寨以防江油彰明下竄之賊十三日賊攻岳家寨
縣南八甲山水粗惡民俗强悍鄉寨聯結賊屢攻失利是日賊
中壯丁下山躉殃賊卒至婦女登柵拋石傷賊甚眾十四日賊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九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十

春義會高觀寺團首馬寅與南路賊戰於土門壘賊大敗十五日南路賊婦謝大腳復攻岳家寨敗走十六日酒店壘鄉團獲賊奸細送城下獄尋斃典史衙役何桐通賊把總陳金高將誅桐典史趙良治夜縱之明日爲其鄉所殺十七日馬寅戰歿玉合場團丁死者四十餘人寅橫踞一方椎埋劫奪之徒然敢與賊戰又當南路衝聞其死城中大震十八日催調近城鄉團四百人守垛鍋盔盆餉之屬咸備十九日選城內回民壯丁適秦隴羊客廿餘人往成都皆其族類驍健絕倫以道梗不前乃合土著回民六十名另爲一隊二十一日典史趙良治自赴北路團防夜四鼓郝達巡城團棚內有鍾姓賣餅者初自賊逃歸聞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十一

賊首藍大順遣賊目陳鐵牛領大隊二成以廿一日犯梓潼羣城以廿二日黎明齊集城下問沿途鄉團曰盡散矣問二成隊若干曰賊實不下十餘萬二成則二萬眾矣賊乘涼夜行黎明至乘守者困也郝達至南城稟縣令且曰此時大雨守者換班若聲揚恐自驚動請祕之二十二日黎明雨止賊大至旗幟林立人馬聲如潮城團拆濠上板賊掩至濠邊捉數人去而城內大呼賊至四街鳴鑼閉城堅守時大雨如注賊散入鄉村遠近炊烟起既以布裹書綴石拋城上書中皆勒索烟泥銀馬恐嚇之詞置不答賊初至由東轉北北城外居民不得入遂竄木茂處潛奔西北城皆無恙而城上人不敷守禦乃於西南濠寬水

深處人守二垛抽百二十人並回民分四隊爲游徼以備策應午刻部署定守垛者尙未朝食郝達家出米二十餘石人給五合不領米者人給錢六十後以爲常日暮有北街小販趙石寶者自賊中悄至城下言賊定計五更攻城有猙獰惡鬼狂叫直奔者人也守者慎勿恐是夜團局宣號令言賊有三計初出虛喝不前以待氣竭若早放槍礮接聲呐喊適助其勢一也或狙詐者至城下與城上人漫爲好語託買物事一得罅隙迎機而上二也昏黑中假作鬼怪見者驟驚必且卻退梯衝隨後墮其計矣三也前者諸縣失守皆爲此誤切告守垛人等賊近濠槍礮主之過濠石塊主之上近垛口短刀主之敢與賊交一語者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十一

以通賊論二十三夜丑刻四城賊分八路攻撲唯西北最緊三喊無應賊渡濠逕前有大厲散髮浴血烏鵲作聲甫及濠樊於槍而西北角賊蜂擁渡濠拔梯直上守垛者不支游隊適至同民馬大富摶衣立垛口兩手舉條石下擊賊碎賊腦梯墜大富賊聚處賊始退天色漸明北濠不住水賊以全力注此一隅大富石樊上垛之賊厥功偉哉是夜得賊之旗幟攻具者團局賞錢五百餘千紳糧有力之家不肯受賞閩城歡呼稱賀膽氣百倍二十四日黎明賊遠出掠糧晨後城團集城隍廟籌經費眾

言前聞福將軍督兵由梓進勦官出印票向街民借錢九千餘串爲備兵費印票給而錢未動今用此甚當有職員楊自生者慳於財借票六百千眾以爲梗議者必此人也首詢之遂大言曰前日眾謀未定人心惶惑身家性命未知何屬今眾志已定昨夜又獲大捷我請先以六百千納局眾歡躍從之經費大裕午後官紳議事南城鄭新突由賊中入城無賴數十人迎問新盛張賊勢且邀局紳速會郝達至局新方高座放言聽者惟謹達略詰其通賊狀新詭笑遽起邀達入室語達叱之曰爾自賊來有言曷宣之眾新俯仰作態言賊之初來其時二門洞開不難直入我以文昌帝君仙鄉向賊哀求卽有告諭上城城中不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三

答因有昨日之攻我今日請入城開諭如得烟泥銀馬不難麾之速去達知不可說見趙令曰此人宜速逐出若留城一夜內應生矣令曰殺之何如達曰祇激賊怒囚之可乎達曰彼親戚多難盡防也達回局見新言官欲收汝遽呼數十人縋出之二十日賊於城北逼濠起木城高與城齊上架巨礮下掘地道城內用聽鐸法掘橫濠灌水以待是日北路毛逆至時江油張坦合梓潼鄉團五千人駐黎雅場城內以賊眾日增欲求救於坦圍丁蒲維發浦廷喜願乘間突出乃作書鈴印藏之衣縫一由南城下渡濠溺死一由西城下將及河村婦言於賊賊得書牽至城下反接毒打罵不絕口繞城一而殺之北關外二十六

日東北鄉團潰於賊趙良治奔定遠場集團千餘人至大茅山見賊卽潰良治窮奔廣元旣趨福將軍甯羌州軍營二十七日張坦率團勇三千來援戰於絲公山去賊遠槍礮齊發賊薄之遂潰團丁樊文秀揮大刀力戰死是日城團趙步興拆城北角礮臺二垛口把總陳金高巡城覺之執下獄至夜賊四面環攻二更後天封寺鬼物羣出多爲槍檠先是薄暮有賊衣紅袍被髮攜壺盧仗劍逕至東城濠外據椅高座言城不速下當令自死語未終應槍而倒槍手蕭柏山率三子人挾一槍晝夜環擊擬無不中賊深憚之二十八日官紳集城隍廟訊步興父子廉得其與賊目馬三寶勾結狀其子曰我固謂此事不可作乃叱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四

我年幼無知耶遂殺步興宥其子二十九日縛鄭新二子陳大紀於城樓使各呼其父子鄭新立濠外言曰謀大事者不顧家城上人唾罵之三十日城團首趙元梓遣人焚東門外民樓樓對城上礮臺賊置礮於此每日礮臺受傷者數人焚之並奪其礮賊又掘地道於東城取天封寺木匾遮濠外城團縋人下乘其不意毀之賊合眾四進城上然礮檠賊三十餘名七月初一日賊以半截船攻城爲火箭噴筒所燒而城上鳴鼓鉦聚唱夜則張龍燈跳躡繞城爲樂以醒睡悶是夜三更賊地道穿僅及濠之半隔水不能及城至天明賊解圍去晨後有老婦來城下言賊去盡獨鄭新何長生馬三寶尚在眾怒極選奮勇三十名

立賞格三十千頃刻擒至濠邊眾謂擒者曰不速殺何待亂刃齊下時賊火未熄三屍皆爲灰燼而縛鄭新二子陳大紀並戮之初一日開城北門剷賊壘修城垛問死傷除穢惡招槍手整置器械而請旌守城死事者十三日縣奉福將軍文調盧副將又熊來援檄備軍糧時賊去半月城無見糧不得已搜括袁集以待盧軍之至十五日辰時盧軍前隊至皆赤身半袴無行列無旗幟羣呼開城聲如蚊聚城上不答答亦不聞也午刻盧副將至作叱咤聲答以賊圍初解未敢開城盧曰有我在何懼初趙令奉福文卽議開城迎盧有老民進曰此城民力所全非由兵也兵營城外以壯聲勢糧食接濟足矣且賊退未遠烏知非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王

詐城不可開趙令曰我奉文而不納盧軍拂將軍意異日事定礙我一官民無與焉必開城老民曰今日之事拂將軍意不可拂民意尤不可卽將軍至亦當順民心官不能答時城下噪呼愈急盧不稍退適有放空槍者守城者叫曰賊攻城矣槍礮齊擊城下人馬奔逸不及者斃數十人盧中槍脫走趙令執郝達手哭曰吾死於此矣當奈何達曰公勿急激變之禍理居在彼可急告將軍以制先入乃立草稟稿據情上之十六日城圍議給盧軍米薪內外之情旣通盧軍安駐無事十九日福將軍飛檄調盧軍他去而委營員劉觀察赴梓潼開諭軍民二十日南路探報藍逆自統大隊來攻城郝達迎劉於七曲山因言賊又

天至計其道里明日必薄城盧軍已不能拔行計莫如往諭盧幸可一戰劉諾之二十一日劉至天封寺諭盧給諸軍鉛藥並與鄉導四人二十二日盧軍出未五里與城遇退至城下賊逼盧城礮發始敗去有紅衣賊斷後髮被至腰城勇追斬之旣獲俘言藍逆聞駱兵將至爲逃竄計以梓潼百頃膏腴上通中壩猝然自至問紅衣賊何敢一人斷後曰是必獨行狼張獠牙非藍逆行不出也以首示之果然盧軍住北關養傷病者約三百人盡爲賊所殺藍逆仍回縣州至八月十五日駱軍大破賊於縣州餘賊竄陝是役也歲貢生李蕃捐貢生何仲璵廩生何仲璵從九王俊欽張恆祥溫光裕趙居泰郁銘魏文光園民趙元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八

梓汪玉富成福海李天錫李第成溫光策張達彥唐雙興汪玉德狄杰李含芳郭仁石金蕭正芳王福李復盛李儒林羅萬福黨益基陳盛林成福明趙步鑾吳雲蔚陳言偉陳文炳范作欽李忠義華明發華明喜諸人尤爲出力例得備書光緒乙亥六月前湖南布政使劍閣李榕記

杭州新開北橫河記

光緒己卯七月予南游至杭入南昌梅中丞幕府九月中丞內召予留滯不得歸杭之士夫以郡志屬予纂述因得睹咸同戡定以來諸大府治杭之政略與此邦人士相與贊助擘畫之盛舉其事刱行決而成速者厥惟新開之北橫河一日永康應君與予觀水星閣訪張功甫玉照堂故址因翔步白洋池上世所謂南湖也逶迤至橫河岸東西引眺而從容謂予曰此河之開寶時實發其端成之者錢塘丁丙也然非南昌中丞斷而行之則不及此且有明成化之季開通湧金水門其後江文昭張恭懿兩公挺生科甲連縣照耀五世萬厯之季開通慶春水門橫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七

達東河以收曳木之稅明末浙寇蠭起侍郎錢受益著河閘公言議移米航於菜市河以資儲峙往者杭城辛酉之變有兵無糧坐俟城陷正中前哲之言今此河一開而三利擅焉建議之始羣言阻撓中丞屏儀從周視其地躍馬出荒磽中於馬止處掘地作坎卽以爲破土興工之日而河卒以成子稔知中丞又故事與新舊城河圖讀累日而慨然曰北橫河之開船也而有因之道焉今杭城入水之門有三東北曰艮山北曰武林西曰湧金自艮山入者爲東河宋阜陵建德壽宮於望仙橋之東塞河以拓宮基世稱斷河頭卽今鬪富一橋之盡處也自武林入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六

者爲中河宋時轉輸米鹽謂之運河亦曰鹽橋河此與東河不相通者也自湧金入者爲西河又有湧金陸門之流福溝清波陸門之環帶溝皆由暗道入城以引西湖之水西河與中河展轉遞注順則南趨鳳山逆則北泝武林而中河萬安橋下斜通慶春水門一道獨見阻於東橫河西橫河兩閘與東河亦絕不相通然則北橫河其何因乎觀於蘇文忠採用蘇堅開河之議而知之矣堅曰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茅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茅山河而北出餘杭門夫宋之餘杭天宗二門卽今之武林門也當日鹽橋茅山二河皆受江潮皆由南而北與湧金西湖

京洛漢沔朝暮紛沓之帆檣至斷河頭而止曾無崇朝之遠而

絕一葦之杭然則北橫河之鑿庸得已乎若夫風鑑之說非吾

敢取科名盛衰各有其時盛既歸功衰將任咎惟此河干隙地

試辦舊坊招集米販以備緩急之需如錢侍郎舊議待其民阜

財盛從而開平河身去挽舟之壩以收全利此尤當思善其後

者也夫興大利除大害之事雖曰智力亦乘時勢雍正之初總

制李敏達公嘗議鑿橫渠以通三河矣仁和茅瀚以重傷民間

之說持之議格不行敏達之治漸也其爲政果於自用又荷

憲廟特達之知凡有設施朝奏夕報可豈一布衣所能抗哉今

兵燹之後百物凋敝興役勞費宜若無可爲者而應丁兩君陳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五

說今昔規度形勢一舉而定之易如反掌然非市肆荒落與人
無爭又烏得以行其志哉橫河計長二百四十丈廣四丈深一
丈五尺計費六千餘金閱時三月而成其西距梅東高橋中厯
田家灣白洋池回水埠小夾道巷灰陳巷長河街鹽義倉千步
廊施家蕩慈孝庵蕩皆廢址也光緒庚辰二月蜀人李榕記

重建東陽忠清書院記代應敏齋作

講理學者始於宋後世史官從而標目之於是有道學之名我

婺呂成公學宗濂洛後之何子恭王會之金仁山許白雲諸先

生起而張之於是又有金華之學郡縣之有書院一講學會萃之

所也東陽忠清書院舊址爲明張康一給諫別業屢有興廢

國朝乾隆中給諫裔孫孟傑倡復之并附祀其先忠敏以下二

十四人同治壬戌燬於兵嗣給諫十八世孫振珂慨念先澤甫

經營而爲龍風所壞又十三年乃得建焉兼拓花圃於講堂後

視昔之基宇宏闊矣余惟書院課士類以時文律詩此二藝者

場屋之功令課之誠是也而側窺書院課藝與肄業生中式之

十三峰書屋文稿卷一

三

詩文咸同之季視嘉道間高下相倍蓰矣書院資士以膏火膏
火者寒畯之所不給資之誠是也而徐按其獎勵優異餼廩豐
裕者亦不盡施於無聲勢之寒畯嗚呼文藝之不振其責在師
膏火衡文藝以給之者也吾見今之郡縣之於書院也置學田
籌租入積息錢有時不惜破私囊以助膏火而於主講一席或
遜謝而不敢延擇其亦不揣其本矣抑余聞之經師易得人師
難遭士之有志讀書者蓋將嚮往於自得之師而不俟官爲之
聘之也卽學於書院者惟師之是仰而不惟膏火之是圖也抑
又聞之故家遺俗流風餘韻鄉先輩之行誼感人倍切東陽書
院之建肇自張君康一中間孟傑振珂兩君克恢舊業近復增

廓其規模衣冠絃誦照耀閭里張氏亦可謂多賢矣吾願吾婺

人之不忘張氏而益師法乎東萊白雲諸公實踐之學其爲造

就文藝云乎哉光緒五年己卯九月十六日

重建江油登龍書院記

江油縣署之西偏舊有學舍建自康熙四十六年縣令朱樟奉
祀文昌神其中乾隆三年縣令魏文題其舍曰義學十一年縣
令萬詢十二年縣令楊輔相先後請以乾元觀金光洞兩寺地
租爲義學膏火二十二年縣令瞿緝曾改其門堂增置兩廊舍
題曰天柱書院四十七年縣令劉德欽易其名曰登龍道光二
十年縣令桂星移建北城之學道街其略見於邑志者如此去
年秋蔣君來守龍州受印之三月庶務甫舉凡不便於民者皆
剔釐之意勤而法不擾慨然於書院之狹隘頽敝乃謀諸邑人
士取邑之辦公錢可以挹注者得若干金又得縣民張氏輸材

十三峯書屋文稿卷一

壬

木若干具剋日鳩工仍其基而拓之院門去縣署後牆不盈二
十尺折菴而西至不能施馬牆外故多隙地大令恩望毅然請
於府願縮署牆而以隙地屬之書院蓋縱二十有四尺而橫廣
八尺視舊之規模宏闊矣院爲堂兩重翼以生徒舍三十四間
廚竈廁溷隱其後楹工始於光緒九年歲杪閱六月而貳事費
千金有奇邑人士來觀無不矯首讚嘆者院之膏火
租地歲入可百二三十萬錢速年以司事者經紀不善入無總
綱出多旁目太守乃取歷年簿籍核比而綜理之更訂度支若
干條繕三冊府縣各儲其一而以一冊付司事者遵守密適主
講席邑人士屬爲之記因詳列剏建改建之緣起於篇首以見